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我的教师梦..... 3

我现在退休了，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，真是想想要哭，很多次让你要哭，想想又要笑，很多事让你笑，这就是生活的真实，教师生活的真实。我们正视它，又永远摆脱不了它，形成生命的一种缠绕，而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。

### 我为什么“屡战屡挫，屡挫屡战” ..... 23

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长远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。我愿意为教育献身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我愿意做民间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与参与者。我愿意为农村的文化、教育建设贡献人生之余力。

### 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..... 35

教师的生命是和儿童/少年/青年的生命共生互

动的；而后者正处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最为纯真、最接近人的生命本原、最具活力也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。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呵护中小学生的成长之美，维护他们成长的权利，培育青春精神。这个培育的过程会反过来滋润教师的生命而使之永葆青春。这是中小学教师生存方式所特有的幸福。

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 ..... 79

大学的教授、学者应该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和理想，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的追求，而绝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；更要防止自身成为利益集团。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、学术、行为的特立独行，也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、创新，文化和价值的真正重建，才可能使思想、学术的创造成为社会的“公器”。

我的书院教育梦 ..... 111

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，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，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，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，切磋学问之乐，同时思考生命、宇宙、人生、人性、中国、世

界、人类的大问题，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，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。这是书院教育的魅力所在。

追求文、理的融通 ..... 131

知识面的拓宽，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、胸襟、精神境界的扩大，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，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、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，从而达到一种“通”——是思想的“通”，也是知识（学问）的“通”，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。

漫说“大学之大” ..... 147

所谓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，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、创造的生命、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。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底，在将来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，这样的人多了，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，以至为整个世界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：这就是“大学之为大”。

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..... 181

我的老师王瑶先生甚至要求我们：每一篇重要的论文、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或类似的课题，都绕不开你，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，因为它

代表了一个阶段、一个时期的研究的最新水平。这都是在要求研究的创造性。

沉潜十年 ..... 195

一定要沉静下来，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，着眼于长远的发展，打好做人的根基、学术的根基，而且要潜入下去，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，历史的最深处，学术的最深处。

我的农村教育理念和理想 ..... 209

我们的教育成了“升学的教育”，也就是说，既脱离了生活，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，唯一的目标，就是升学。因此，我们的乡村教育，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，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，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，也就是说，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。

他们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..... 2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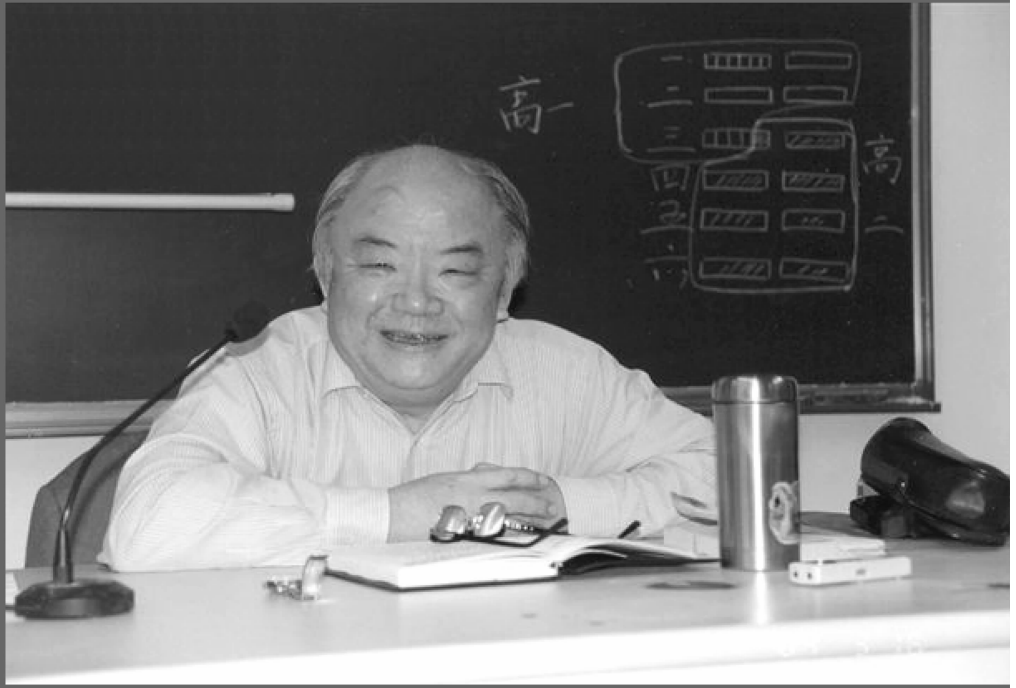
对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我们是欠了债的。什么时候，打工子弟可以随便参加城市里的任何文化、教育活动，以至不必为他们单独举行这样的竞赛，我们大概才能心安。

## 承担，独立，自由，创造

——我们要追寻的教育精神，知识分子精神 …… 253

生活里边有没有“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”，有没有“不可夺”之“志”，这是一个关键、要害：有了，你的心就有了着落，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，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，于是，就总要有所在意，有所守护；没有，心无所系，精神无所寄托，你就没着没落，既无法安身，也无以立命，也就不在意什么，一切都无所谓，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。

## 后 记



钱理群

知识面的拓宽，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、胸襟、精神境界的扩大，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，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、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，从而达到一种“通”——是思想的“通”，也是知识（学问）的“通”，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。



## 追求文、理的融通

1998年9月3日，在北京大学理科  
大一语文课上的讲演

今天，到这里来上课，相信我们师生都会有一种陌生感：这是我几十年第一次给理科的大学生讲中国文学。诸位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：一进北大，最早接触的老师竟会是中文系的教授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我们今天是一次特殊的相遇。

“融通文、理”：北大的一个传统

其实，北大的历史上早就呼唤过，并且已经有过这样的相遇了。早在本世纪（20世纪，下同——编者注）初，



蔡元培老校长在着手中国教育的改造时，就把高等教育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培养实用型的专门人才的，他称之为“专科”；而他所强调的“大学”是“研究学理的机关”，一方面要“研究高深之学问”，同时要“养成健全的人格”，注重对“人”的精神的陶冶，理想（信念、信仰）的建立，“人”的潜在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。因此，他提出大学必须“偏重文、理两科”，并且规定：“设法、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，不得为大学；设医、工、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，亦不得为大学”。后来，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改革，第一步就是以文理两科作为北大的基础。而在文理两科的关系中，他又主张“融通文理”。最近，我读到了北大孙小礼教授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对蔡先生的这一思想作了很好的阐释。据孙教授介绍，蔡校长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破除学生“专己守残之陋见”。他指出，“文科学生，因与理科隔绝之故，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，遂不免流于空谈”，“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，遂视哲学为无用，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”。在蔡校长看来，有些学科甚至是“不能以文、理分”的，“如，地理学，包有地质、社会等学理；人类学，包有生物、心理、社会等学理；心理学，素隶属哲学，而应用物理、生理的仪器及方法”。他的结论是：文理两科之间，“彼此交错之处甚多”，“故建议沟通文、理，合为一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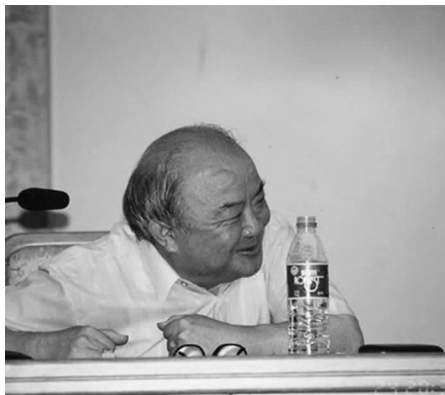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在蔡校长的倡导下，1919年北大实行“废科设系”，将分属文理两科的14个专业，列为14个系，并以数学为第一系。蔡校长解释说：“大学宗旨，凡治哲学、



文学及应用科学者，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，治纯粹科学者，都要从数学入手，所以各系次序，列数学为第一系。”学校同时规定，本科的学习，必须“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：习文科各门者，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；习理科者，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”。王星拱教授当年就曾开设过兼容文理的综合性课程——“科学方法论”。讲稿后来整理成书出版，王教授在“序言”中特别强调，文理分驰，必然使文科学生“流于空谈玄想，没有实验的精神”，理科学生“只知道片段的事实，没有综合的技能，成就些被动的机械”，而“这两种人才，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”。

### 思想与知识的“通”：求知治学的高境界

知识面的拓宽，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、胸襟、精神境界的扩大，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，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、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，从而达到一种“通”——是思想的“通”，也是知识（学问）的“通”，这才是求知治学的高境界。事实上，本世纪中国最早的几代知识分子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“通”。文科方面，鲁迅、郭沫若都是医学出身，夏衍原来是学工程的，他们都有很高的自然科学的造诣。理工科方面，著名的人类学者裴文中的小说，曾受到鲁迅的赞扬，还选入了他所编选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；建筑学家杨钟健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就发表了许多小说；植物学家蔡希陶一面在云南采集植物标



本，一面写了许多有着浓厚的边地风情的小说；至于当年北大物理系的著名教授丁西林，在物理学与戏剧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而老前辈的自然科学家、工程师，都是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的，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所写的诗词、散文，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如竺可桢、梁思成、华罗庚，等等。就是他们所写的学术论文、报告，文笔都是很优美的。

还可以举一个例子。我最近为准备这门课，翻阅了一些有关西南联大的材料，有好多回忆文章都谈到，当时最受欢迎的全校性的必修课程有



两门，一门是冯友兰先生开设的伦理学；另一门就是中文系所开设的“大一国文”，包括“范文阅读”与“作文”两个部分，共6个学分，也是自编教材，包括文言文与语体文（现代白话文）两部分——这是第一次把体现新文化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（包括现代散文、小说、戏剧与文学理论）引进大学国文教材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“范文阅读”由教授轮流上课，先后教过这门课的，有朱自清、杨振声、沈从文、王力、陈梦家、闻一多、罗常培、浦江清、罗庸等第一流的学者、作家，几乎集中了中文系的精华。应该说，西南联大所培养的许多第一流的人才，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这门课接受了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、文化传统的熏陶，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，以及以后的学术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，一方面，他要受到社会与知识分工的制约，但同时他又在不断地努力突破分工造成的限制

有篇文章就曾回忆起，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被成为中国原子弹、氢弹之父的邓稼先，在校园东墙根的树旁，“一块念古诗，一个拿着书看，另一个在背，就像两个亲兄弟”的情景（王世堂等：《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》）。我记得还读过一篇文章（作者、题目都忘了），谈到杨振宁的文学造诣，说他直到晚年还写过分析西方某一现代名著的文章。

我想，这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示的：一个真正的大学者，或者说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，一方面，他要受到社会与知识分工的制约（现代知识的爆炸性的发展，造成很难出现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同时在好几个专业上“放射出光芒”的“巨人”型的学者），但同时他又在不断



地努力突破分工造成的限制，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，以求得自身学识、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。

### 文科教授与理科学生的历史性相遇

很可惜，这样的努力，后来中断了。解放后的院系调整，在当时可能有它的必要性，但却因此改变了文、理、工、医、农合校的教育体制，过分强调专业分工，而且分工越来越细、越来越琐碎，实际上是使“大学”专科化、实用化，不但削弱了大学里的人文教育，而且造成了理工科与文科学生彼此知识隔绝的状态，最终可能导致大学自身的“目标”、存在前提的丧失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年人们在思考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时，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文理科在大学里的基础地位、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，以及文理科的融通这样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，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共识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北大校领导及有关教务部门决定从这学期开始，在理科开设“大一国文”，先在两个班试验，条件成熟了，再推广到全校，把大一国文作为全校性的必修课，置于与政治课、外语课同等重要的地位，成为每一个北大学生必读的基础课程。蔡元培先生世纪初所提出的“文理融通”的理想，断而复续，在世纪末的教育改革中，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——至少是迈出了第一步。这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继承与发展北大的传统自然



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我在这堂课一开始所说的，我们——北大的文科教授与理科学生今天在这里相遇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### 警惕“现代科技病”

我想，同学们，尤其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同学，也可以借开设这门课的机会，好好思考一下大学期间的自我设计、自我要求的问题。这里，仅就我们这门课所涉及的一个方面，谈一些参考性的意见。我姑妄说之，同学们就姑妄听之吧。

同学们进入大学就是要学习现代科学、掌握专业知识的，但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考虑过，所谓现代科学在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的同时，也还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因素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专业分工越来越精密，这就导致了学科的专业化与技术化。这种专业化、技术化的学习是完全必要的，对于一个理科的学生尤其如此：你首先得进入专业，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。但是，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，发展到极端，就会把专业的、技术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，世界的全部，“唯知专业而不知其他”，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，知识面越来越狭窄，兴趣越来越单调，生活越来越枯燥，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。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“靠技术吃饭”的观念，把专业知识与技术“功利化”了，实



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的工具化，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、专业知识的奴隶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科学技术病”

际上也就是将自己（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）工具化了。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的工具化，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、专业知识的奴隶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科学技术病”。

### “走进专业”又“走出专业”

如果注意一下周围的现实，大概是不难发现这样的“病患者”的，近年来许多关心中国教育发展的人，都在谈论大学校园里人文精神的失落，指的也是这样的“病情”。对于今天在座的同学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但也需要打“预防针”。就是说，既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，在初进大学，设定自己的目标时，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的任务：既要“进入”自己选定的专业，认真学好专业知识，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，并且以精通专业技术，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；另一面，又要“走出”来，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，看到专业技术世界之外，还有更广大的人生世界，在丰富、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，还要丰富与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，追求自我心灵的超越与自由，从而确立更高层次的目标，也可以说是终极的目标：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“人”。我想，同学们要不虚度四年大学生活，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，并且成为合格的21世纪的人才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能否做到既“走进专业”又“走出专业”。



顺便再说一点，刚才我们曾说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专业分工细密化的趋向，其实同时发展着的是与之相反的突破专业分工的趋向，而且在 21 世纪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，必然要求知识的综合化，各门学科之间的贯通。因此我们强调既“走进”又“走出”专业，这也是代表了科学技术、人类知识发展的客观要求的。讲到这里，同学们也许会更加清楚，强调“文、理学科的相融”，要求理科学生学习必要的文科课程，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，更是为了“走出”专业，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，开拓更加广大与自由的精神空间。

### “大一国文”：寓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中

现在终于说到了我们这门“大一国文”课。从表面上看，大一国文与中学语文课都同样选讲课文、作文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当然，它们确有相通的一面，但最大的区分却在于，中学语文是基础教育，它着重于提高学生听、说、读、写的的能力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习惯；而大一国文，尽管它也会有助于提高同学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写作能力，但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、史、哲经典的教学，进行人文教育，或者说是寓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——这门课程将把同学们引入我们民族古代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宝库，和创造最精美的精神产品的大师巨匠，和古代最出色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，和现代第一流



总之一句话：  
“使人及人的世界更  
美好。”

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，和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孙子……，和鲁迅、周作人、老舍、曹禺、沈从文……，进行心灵的交流，精神的对话。你们将倾听：对人生万象、宇宙万物深切的关注，深邃的思考；对彼岸理想美好的想象，热情的呼唤；对此岸人的生存困境的痛苦的通视，勇敢的揭露。于是这里有高歌，有欢笑；也有哀叹与呻吟。你们将触摸：集中了人世大智大勇的高贵的头颅，融汇了人间大悲悯大欢喜大憎恨的博大情怀的颗颗大心。你们将在有声有色有思想有韵味的语言世界里流连忘返，透过美的语言你窥见的是美的心灵美的世界。这是一个燃烧的大海，你不能隔岸观火，你必定要把自己也“烧”了进去，把你的心交出来，与这些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精英，一起思考，探索，共同承担生命的重与轻。就在这同哭同笑同焦虑同挣扎的过程中，你会于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：变得更复杂也更单纯，更聪明也更天真，你将用更热烈的心去拥抱周围的世界与一切生命，同时更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批判地审视一切被神圣化的事物与观念，更严酷地批判自己……

最后你发现自己内在的智慧、思考力、想象力、审美力、批判力、创造力，被开发出来，你的精神自由而开阔了，你的心灵变得更美好了。总之一句话：“使人及人的世界更美好。”这就是一切文学、艺术、历史与哲学的创造及其被接受的最终目的，也是我们这门课程预设的最高目标。能否达到，到什么程度，则要看我们大家的努力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。